

人性與獸性

滬電信民三五 魏凌雲

孟子主性善，荀子主性惡，這個辯論，千古以來，一直懸疑不決。主要的原因，是善與惡，有時難以界定。譬如說兩個小孩爭著搶糖吃，是性善還是性惡呢？女人愛美，如果說是性善，那麼男人喜歡漂亮女人，難道是性惡？

由於善與惡是抽象的意識，不易把握，讓我們換成客觀的實體：人與獸來討論。人與獸最大的區別，在人用「思想」，而獸則不用。獸的行為，完全是出於生理需要，所謂「食色性也」，明白來說，就是生理本能的需要。這裡所說的「性」，是指「生理性」，也就是「獸性」。由於人的生存與延續，必須「食與色」，那麼人與獸，在這方面，並無區別，共同具有「獸性」（生理性）。

事實上，在遠古時代，人與獸的生活，幾乎相同，飢則求食。為達到食的目的，人可以獵獸，獸也可以噬人，人獸相爭，你死我活，毫無仁義道德可言。表面說來，都是「獸性大發」，實際上則是出於生理需要，與善惡不相干。

人類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以後，知道人與人間，必須和平相處，才能共存共榮。於是人開始運用思想，訂出一些不成文的道德規範，使大家遵守，以致形成家庭、社會、國家等大小不同的組織。所有一切的行為，都受到「心理性」的指導與約束。這個「心理性」，便是「人性」的主體。

人性必須在人類社會，才能孕育出來。獸性社會，祇能產生獸性。事實上，人類社會，可以分成許多等級。人性的成份，依社會等級

的高低而定。上流社會的人，人性愈高；下流社會的人，人性愈低。獸性正好相反。由此可見，人性與獸性，與社會（包括家庭）環境大有關係。

前面說過，獸性就是生理性，是為滿足生理上的需要。所以獸性並不等於劣性。只是當它發揮過度，以致妨害到別人的利益時，才會成為劣性。人類的生成，顯然地需要適當的獸性。獸性不足與過甚，都會促使人類社會的衰敗。

一切宗教，最高而相同的教義，都是「愛」，這是人性的光輝。同時儘量降低對於生理慾望的要求，如美食、美衣、美色，照理說，宗教性強烈的國家，應該是人民安居樂業，社會上具有一片祥和之氣。事實上則不然，最顯著的例子是印度、斯里蘭卡（錫蘭）、中東國家。主要的原因是，當生理性抑制過度以後，人民對事業缺乏進取心。再加以大半時間花在宗教禮儀上，很少時間，也很少興趣致力於生產事業，因此，人民普遍貧窮。由於貧窮，衣食不足，疾病叢生，性情暴躁，於是稍有騷動，便引起大的變亂。這種情形，在中東尤其屢見不鮮。

人既是血肉之軀，當然具有一定的生理慾望。這種慾望的滿足，祇要不妨害別人，不必加以壓制，如美衣、美食、美居，人人所欲，它可使人感到生活的樂趣，有了這些樂趣，人便覺得生命有光彩。為追求這些光彩，人才願意勤勞奮鬥，由此帶動社會的進步，國家的富強。如果說，生理慾望是人類進化的推動力，

友聲

也不為過。

飢則食，人獸相同，我們姑稱它為獸性。但食求美，祇有人才有此慾望，所以美食，乃至美衣、美居、美色、美音等，都是人性，它兼有生理性與心理性，例如美食，食不在飽，美則在得到心理上愉快的享受。求美，可以說是人的天性，男人如此，女人尤甚。美是人生三大目標（真、善、美）之一。真屬於科學，善屬於道德，美則屬於藝術。人生富有藝術，才使生命有情趣，這就是為甚麼每一個人都在求美，甚至勝過求真求善的道理。

上面說過，人性兼有生理性與心理性。生理性是天生的，人獸相同。心理性則是後天薰陶出來的。初生嬰兒沒有心理性。肚子餓了就會哭，這是生理慾望的驅使。大人肚子餓了，決不會哭，這就是心理性抑制生理性的緣故。完美的人性，在使生理性與心理性達到平衡。圓滿的家庭，祥和的社會，都是人性充份發揮的效果。

生理性與心理性的和諧一致，可使人生得到最大的快樂，下面的一個例子，可做最好的說明。南唐李後主的元配大周后，是才德色藝俱全，她最美的是她的嘴，李後主特別為此寫了一首著名的「一斛珠」。這首詞的最後三句是：

斜凭繡床嬌無那
爛嚼紅絨
笑向檀郎唾。

這完全是寫閨房之內，男女蜜愛的情趣。最後一句：「笑向檀郎唾」，其中的「唾」，是生理性動作，而笑則是心理性的表現。這一句話，充分描寫生理性與心理性的和諧，達于化境。試想夫婦的恩愛，到了這種程度，豈不是「神仙伴侶」。

現在我們可以討論孟子主「性善」、荀子主「性惡」的問題。荀子的性，嚴格說來是「生理

性」，是先天性，人獸相同，或者可籠統稱為「獸性」。這種性是要滿足生理的慾望，有時會產生惡劣的行為。說它「性惡」，不是毫無道理的。小孩爭糖吃，搶玩具，都屬於這一類。孟子的性，完全是指心理性，這祇有人才有。心理性屬於後天的，是人在人群社會中陶養出來的。人在良好的家庭及祥和的社會，他的心理性便趨於善。反之在破碎的家庭，惡劣的社會，便趨於惡。由於正常的家庭及正常的社會，都有許多不成文的道德規範，所以大多數人，都是性善。

因此對於孟子的性善與荀子的性惡，我們可以作如下的解釋。荀子的所謂性，是指生理性，這是先天性，它完全是滿足自己的慾望，不顧他人的利害，說它性惡，不無道理。孟子的性，則是心理性，這是後天性。在正常的社會，由統計的觀點看，它是性善。但人們在貧困的環境或動亂的社會，則變成性惡，也是意料中事。我們可以說荀子的性惡是無條件的，而孟子的性善則是有條件的。

心理性的修養，可循兩種途徑：第一是教育，這包括道德教育與知識教育。所有宗教及儒家思想，都注重道德。知識教育，雖然表面上不談道德，但是知識的累積與薰陶，可以轉化一個人的氣質，無形中使他的言行趨於文雅，減少生理衝動。第二種途徑是親身歷練，一個人在日常生活及工作環境中，常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難與挫折，為適應起見，有時不得不改變思想、言語和態度，因此使心理性遭受鍛鍊，所以年齡愈長，一個人愈成熟（心理）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孟子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」。這是訓練心理性的最好方法。

縱讀中外歷史，成大功，立大業以及偉大的發明，多半在壯年時期，即是在生理性的鼎盛時期。這說明創造必須靠生理旺盛。道理很簡單，創造賴精力體力充沛，而且要一往直

友聲

前，毫無瞻顧，突破萬難，才能成功。年紀大的人，縱然精力體力足夠，但心理上顧慮太多，缺乏衝勁，遇難即退，所以不易達到顛峰。

修行的人，特別是苦行僧，將生理性壓到極低，而將心理性發揮到最高。他們的目的，無非是超凡入佛。但這祇是獨善其身，不過佛教小乘的境界。佛教的最高理想，是「慈航普渡」，即是解救大眾的苦難。解救的方式有兩種，第一是消極的，即是心靈的修養，使人內心平和，特別是賴神的拯救，脫離苦海，達到彼岸。第二是積極的，即是靠自己的智力與體力，勤勉奮鬥，以得到生活的改善。前者是心理性的進修，後者是生理性的發揮。雖然兩者對於脫離苦難，都有幫助，但後者較前者為切實而可靠，所以入世的佛學，不祇是教人行善，而更重要的是，教人如何發揮他的潛能，對自己及對社會做更大更多的貢獻。

現在的世界，可分為兩大區域。在貧窮地區，由於飢餓，人們性情暴戾，以致互相殘殺，這完全是野蠻的獸性。在進化地區，人們多半追求財富，以求得到最好的生理享受，在追求途中，往往鉤心鬥角，不顧他人的利益，這可以說是文明的獸性。消除野蠻獸性，祇有對大眾施以生產教育，教他們生產知識，發展農業及小工業，使他們有吃有穿有住，「衣食足然後知榮辱」，到時人民安居樂業，社會便祥和了。

在進化的區域，最需要的是道德教育。在以往的時代，這種教育有三個途徑：家庭、學校及教會。可是在今日，完全變了。首先，在家庭方面，由於夫妻兩人工作，都沒有時間來教小孩，再者，在小家庭中，沒有年長閒居的人，做教導的工作。在學校，目前只注重知識的傳授，道德成了禁口的題目。教會本來是道德教育最好的場所，時至今日，許多人都不信神，受高等教育者尤甚，因此信徒日少，每人以自己為「主」，小孩隨之，大人不聞不問，以

致形成社會一切亂象。從人類的前途來看，這確實是一大危機。我們目前可以說是束手無策。

我們唯一的希望是「物極必反」的循環律。從歷史上看：「盛極必衰，衰極必盛」；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」。當社會亂到某一程度，有些人，特別是年青人，會重新摸索宗教的途徑，找一條新生之路，尋求人生最高的價值。例如最近台灣及世界各地年青信佛的人，逐漸增多，便是最好的說明。佛教與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，是佛教以「心」為主，而其他宗教多以「神」為主。以「心」為主，則每人自己可以修練。以「神」為主，則祇有祈禱。靠自己，則計日可待，必有收穫。靠神則有靈有不靈。信「神」之人日少，而信「佛」之人日多，可能是這個道理。

就心性的修養來說，不必一定信佛。孔孟的教訓，是再好不過。孔子多說「仁」，孟子多說「義」，祇要做到這兩個字，社會就會安定，世界就會太平。仁義完全是人性，不帶一點獸性。如何將仁義兩字廣泛的含意與深遠的價值，教育人類，是我們今後不可忽視及應當做的工作。人類的物質文明，天天進步，甚至一日千里，但精神文明，則不進反退，挽救之道，惟有靠「仁義」教育。未來的人類，是優是劣，就看我們如何拯救自己的「心」了。

作者簡介：

湖北漢陽人，交通大學電信碩士，美國伊利諾大學電機博士，曾任美、加大學教授三十多年，及交通大學、中正大學講座教授。對中醫理論，脈波頻譜及針灸補穴均有獨到之研究。